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贈答三

贈何劭王濟 五言 并序

傅長虞 善曰王隱晉書云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

尉 洗馬後為司隸校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朗陵

郡公 同 向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王濟為國子祭酒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

重之善曰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霍光以張安世篤行尤親重之情猶

同生義則師友善曰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孫卿子曰人必將求賢師而事

之擇良友善曰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善曰

緒晉書曰何劭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濟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為侍中

武子亦遷侍中善曰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

自恨閭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善曰漢書曰灌夫寶

嬰兩人相得歡甚無厭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內外毛詩傳曰遡回從之翰曰二

賢謂何劭王濟也慶善也繾綣猶親密也咸自言恨閭劣願與親密而官爵去遠從之末由禮

也集于蓼濟曰歷試謂歷職言歷無功也家艱謂父母憂也

心存目替善曰心存目替善曰

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韓詩章句曰

云辭也良曰替廢也心常在於何王而目不相見故申懷以贈二君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善曰鶡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春秋

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向曰太清天也列宿二十八宿也紫微天帝宮也謂

列宿曜之赫赫大晉朝明明闡皇闡善曰左氏傳子襄曰赫赫楚國

而君臨之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張衡陳公誄曰穆穆皇闡公寔省之銑曰赫赫盛貌

謂晉朝之盛闡開闡門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也謂開門以待賓也

飛善曰吳質答文帝牋曰曹烈曹丹加以公室

也鳳翔龍飛喻君子得用雙鸞游蘭渚二離揚

清暉善曰鸞離喻王何也蘭渚喻中書也王逸

也麗前採光耀明瓚曰長離靈鳥也二離日月

書省揚謂揚舉清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善

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賓曰玉階彤庭毛詩曰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曹植娛賓賦曰丹帷暉以

四張良曰玉階丹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

帷皆天子之殿庭善曰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

蟬為文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文冠音義曰今

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耳珠曰璫句曰璫

耳珠也惠文冠名煌煌光也言冠文彩增發於

令善之**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

姿容也麟趾邈難追善曰賈逵國語註曰庶冀也廣雅

也蔡邕表陽碑曰邈矣高蹤孰能剋茲毛詩曰

麟之趾振振公子銑曰此榮非庶幾所能及

但親密之情是所希望豈不慕臨川靡芳餌何

高軌但蹤跡邈遠難可追攀也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魚食也莊子曰

任公為大釣搃牛以為餌淮南子曰黃帝化天

下也漁者不爭坻翰曰餌釣肉也坻河岸也

言釣者無餌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

已**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善曰槁葉自喻也

風其吹女鄭玄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毛詩曰逝

冀州刺史將發如枯槁之葉待風之飄也逝往也 違君能無戀尸素當

言歸善曰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朴但有質

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

矣毛詩曰言旋言歸 良曰離君豈能無眷戀

但自恨尸祿歸身蓬華廬樂道以忘饑善曰劉

素餐當歸也歸身蓬華廬樂道以忘饑向雅琴

賦曰潛坐蓬廬之中禮記孔子曰儒有華門圭

寶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饑毛萇曰言可以

樂道忘飢 向曰蓬華廬草菴也言 進則無云

歸此以樂先王之道將忘其饑也 補退則恤其私

論語曰退而省其私 濟曰云補 但願隆弘美

謂以言補闕恤私謂憂其家私 王度曰清夷

善曰東觀漢記陳元上疏曰抉瑕

祈招之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仲長子

昌言曰警蹕清夷 良曰但願二子盛大美之

道為王之法度日 益清平夷平也

益清平夷平也 荅傅咸 五言

郭泰機 善曰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

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沉淪 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 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 戲以荅其詩云

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 善曰素絲喻德寒女

素絲豈不潔寒女難為容崔駰七言曰皦皦練

絲退濁汗曹植閑居賦曰願同衾於寒女 銑

曰皎皎潔白也素絲喻才也 寒女雖妙巧不得 寒女衣者謂已賤而負美才

秉杼機

善曰言不見用也傳咸贈詩曰貧寒猶手拙操杼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

向曰秉執也言雖巧不得機杼執之猶有才而不見用也

天寒知運速况復

鴈南飛

善曰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

濟曰言天寒日月

衣工秉刀尺棄

速而鴈南飛逐暖所以多感也

我忽若遺

善曰衣工喻傳咸也張衡髑髏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毛詩曰將安將

樂棄我如遺

良曰刀尺謂執政事也執其刀尺棄人之寒如遺者也

人不取諸

身世事焉所希

善曰言凡人皆不能恕已及物取之於身故世間之士安可冀

而相薦乎周易曰近取諸身不能反身自求當代之事焉所希冀也

向曰言人

况復

已朝餐烏由知我饑

善曰言已朝餐而忘我飢猶居貴而遺我賤銑曰朝餐

謂咸先食祿也曷何由知我饑者刺咸不恕已及人也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

陸士龍

善同

向曰集云為顧彥先贈婦二首為婦答亦二首此

是婦答而云贈婦集者悞也

悠悠君行邁

五臣

妾獨止

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

邁靡靡又曰獨行煒煒

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

妖冶粲粲都人子

善曰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又

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註曰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也

濟曰煒煒孤也妖冶美貌粲粲衣服鮮明貌都亦美也人子士女也

雅步擢纖菁巧笑發皓齒佳

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善曰雅閑雅謂妖麗也許慎淮南子註曰擢引

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齒嫵以嫵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佳大

也麗美也賈逵國語註曰紀猶錄也良曰京室纖麗良可美也衰賤何足紀錄妻自謂也

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

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已賦曰蒙君子之博愛垂過望之渥恩

謂夫先寄詩也銜恩謂銜此恩德不敢冀望如此者也

浮海難為水游林難為觀善曰林海以喻上京也言遊上京難為容

色也孟子曰觀海者難為水銑曰容色貴及言夫在京所見既廣難為容態也

時朝華忌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善曰

曰木槿朝華暮落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

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國語曰女

三為粲賈逵曰粲亦美貌向曰忌畏晏晚也

言容色貴及其時朝華木槿也木槿花暮落故

云畏日晚也皎皎明淨貌彼姝謂彼都美人也

灼灼盛貌懷春如春華之美

西城善雅舞揔章饒清彈善曰

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

在中崔豹古今註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

一時冠絕孫盛晉陽秋傳隆議曰其總章伎

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善曰毛詩曰吹笙鼓簧

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

丹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洛神賦曰攘

皓腕良曰簧笙也朱絃謂箏琴也素腕在上

彈故云

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幄

繞也

六

文選卷五

哀響

五臣作音入雲漢

善曰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雪徘徊相侔警若電

伐韓康伯周易註曰揮散也封禪書曰雪布霧散洛神賦曰華容阿那杜預左氏傳註曰幄帳

也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二人薛

秦之善歌者向曰輕裾雙袂運轉微速猶電霧矣藻幄謂飾之以文也入雲漢言哀響之遠

也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

善曰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

稀孔安國論語註曰稀少也希與稀通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也

棄置此

辰星問此玄龍煥

善曰北辰言不移也玄龍喻美女也言棄彼北辰之心而

問此玄龍之色譏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彥先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欵仰指北辰星石氏星讚

曰軒轅龍體主后姬然此唯取衆姬即指西城摠章宮人不論於后也龍色多玄故取以喻

向曰北辰星不移動喻已也玄龍喻美色言弃不移之心而問美豔之色時暮復何

言華落理必賤

善曰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弃背齊曰時暮謂老也復何

言自歎也言容華衰落於理當見賤也

荅兄機

五言向曰機自吳王郎中寄詩與雲故有此荅

陸士龍

善曰十衡前為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荅之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

善曰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怒焉傷別促

鄭玄禮記註曰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良曰悠行極至也言行遠塗路可

至別則在近所銜思

善作戀行邁興言在臨觴

善曰機詩曰指塗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毛詩曰念彼恭人興言出宿翰曰邁行也興此思戀

之言在臨觴也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善曰言已心

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韋昭漢書註曰直渡為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我若西流水子為

東峙岳故云南北以報之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銑曰南津北渚謂當時送別處絕濟無梁

皆無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善曰言已形雖

橋也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悲參商之隔左氏傳曰神往同逝言之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沉不

相能后帝不滅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

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向曰鬼神隨兄往而形留此如

參辰之不相見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善曰

也商辰星也日安得同攜手契闊成駢服故荅云衡軌若殊其迹則類牽牛不以服箱也毛詩曰皖彼牽牛

不以服箱濟曰衡軌也軌車後木也牽牛星也箱亦車也兄弟相依當如衡軌而今殊迹牽

牛有名不堪服車亦猶有兄弟之名而不得同聚

荅張士然五言 良曰張士然平吳後入洛有贈雲雲故荅之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

丘榛善曰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曹植出行曰蒙霧犯風塵鄭玄考工記註曰

冒蒙也西都賓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又曰哀江介之悲風高誘淮南子註曰叢木曰

榛翰曰激急也枉渚修路無窮迹并邑自相

循善曰周禮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廣雅百城

各異俗千室非良隣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邁百城禮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論語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秋曰願有良鄰則

見君子也向曰百城郡也言風俗各異無親善之隣謂吳漢之異歡舊難假合

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

善作髮鬚眼中人曰善

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髮鬚以遙見魏文帝詩曰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

濟曰歡舊既殊風土又異不可假合虛親也感此憶桑梓而思見親識也眼中人謂親識也

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

善曰毛詩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行貌

也韓詩曰眷眷懷顧古詩曰輶軻長辛苦良曰眷眷顧之將深也

荅盧諶 四言并序善作并書

劉越石

善曰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靖王之後也初辟太尉隴

西秦王府未就尋為博士未之職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

謙琨先辟之後為從事中郎段匹碑領幽州求為別駕諶賡詩與琨故有

此荅琨竟為匹碑所害也

琨頓首

五臣重有頓首二字

捐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

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

作喜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漢董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玩

猶愛弄也向曰思歡然以喜五臣無昔在少

壯未嘗檢括

善曰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遠慕

老莊之齊物近嘉五臣作喜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

從而生哀樂何五臣作所由而至善曰老莊老聃莊

莊子有齊物論臧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

禮教蒼頡篇曰曠踈曠也列子曰身非愛之所

能厚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愛之或不厚輕之或

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而厚或輕之

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夭

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

則謂都亡所信亡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

哀奚樂之謂也銑曰老子莊周之書以大小

是非為一貫阮生阮籍也執性不以法俗自拘

言少縱誕慕此齊物放曠之事以為厚薄哀樂

不關自頃輒由張困於逆亂善曰輒張驚懼之

於心親友

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五臣作家國破家亡國破亡

彫殘善曰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干平陽

粲攻長安陷之下詩曰未輟爾駕塊然獨坐則

已隳我門二族俱覆三孽並根哀憤兩集此二句善置在負杖行吟則百憂俱

至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禮記曰公叔禹人遇負杖者楚辭曰屈原行吟澤畔

毛詩曰逢此百憂濟曰塊然獨居貌哀時復

謂哀其國家殘喪憤謂憤其賊臣寇亂也

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

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

得乎善曰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盆受水分時晝

夜百刻也毛萇詩傳曰彌終也良曰排

推慘憂也刻謂刻之數也一日一夜一百刻數

刻謂少時也銷除也言舉酒破悲涕以為笑推

刻謂少時也銷除也言舉酒破悲涕以為笑推

一世之憂求少時之樂亦猶以一丸之藥而欲銷彌年之疾豈可得也 夫才生於

世世實須才 善曰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 和氏

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

隋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 善曰淮南子曰隋侯之珠

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孫卿子曰和氏

之璧為天下之寶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

共傳寶也 良曰郢楚也隋隋侯也和璧明珠

雖出隋楚其實玩亦不專在於隋楚此喻謀不

得獨留於 琨處也 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爾 善作然

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 善作也 作也 善

孔安國尚書傳曰誕欺也 銑曰聃老子名周

莊子名也我慕齊物縱誕之事遭此逆亂至於

分析始知彼 昔駮驥倚輶於吳阪鳴於良樂知

為虛妄也 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昔駮驥

與不知也 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昔駮驥

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日

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乎思玄賦曰馬倚

輶而徘徊鄭玄考工記註曰輶輶也古今地名

曰寘零坂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也

王良無遇驥之事因伯樂而連言之孔融薦禰

衡表曰飛兔騶馮良樂之所急也 翰曰駮驥

古之良馬也良樂孫陽也昔人以驥馬駕鹽車

馬倚輶而不肯行遇孫陽以已馬易得竟為天

下駿此喻琨不能知 百里奚 五臣有 愚於虞而

謀而匹磳知之也 非字 愚於虞而

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最之而已 善

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

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與不用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聽與不聽耳漢書曰楊雄以為遇不遇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勗勉也濟曰今君遇之謂謀

見用於匹禪也戒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令勉力無二心也

又廢則無次善曰鄭玄儀禮註曰屬綴也良

序也**想必欲其一反故稱**證赤**指送一篇適足以**

彰來詩之益美耳善曰稱旨稱其**頓首頓首**

傳曰適祗適也久罹厄運故述喪亂多感恨之言也向曰謀寄詩於現故亦思現一反報指

意也現故稱謀意報此一篇言已詩鹵拙但足益明來詩之美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善曰言晉之遇災也周易

爻也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銑曰遘遇也在六謂乾卦第六畫辭云亢龍有悔喻天子運極

而有窮厄之災**乾象棟傾坤儀舟覆**善曰乾坤謂天地

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椽崩僑將厭焉戰國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

矣翰曰棟屋也天覆如屋地**橫厲糾紛羣妖**

載如舟天地傾覆喻晉之崩亂**競逐**善曰言劉聰之構逆也橫厲從橫猛厲也

後漢書岑彭曰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火燎神州**

濟曰厲危也羣妖謂劉聰等為亂也**洪流華域**善曰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若

地方千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天下濟曰神州華域皆帝鄉也**彼黍離離彼稷**

羣賊橫亂競相奔逐如大水燎火之漂焚而為患於其中國也**彼黍離離**

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其目善曰毛詩曰彼黍離

離彼稷之苗毛萇詩傳曰育長也左氏傳呂相曰是用痛心疾首也良曰離離長大貌育育

生長貌皇大也哀我大晉宗廟皆生黍稷故痛心在於目前也天地無心萬物

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善曰無心謂無心愛育萬物即不仁也同

塗謂皆為芻狗也尚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向曰塗道淫過也天地萬物同歸一道為禍過者

亦無驗為福善者亦無微歎今盜賊為禍受福而晉室為福受殃也逆有全邑義

無完都英藻夏落毒卉冬敷善曰逆謂劉聰義謂晉室英藻以喻

晉室毒卉以比胡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馬香草以配忠貞惡禽醜物以比讒佞也銑曰逆

者全其邑境為義者亡其都郭英藻喻賢良也毒卉喻亂賊也夏落謂賢者夭枉冬敷謂寇賊

橫如彼龜玉韞櫝毀諸善曰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

是誰之過與又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馬融曰韞藏也銑曰龜玉謂國寶也韞藏匱匱

也國寶在於天子以賢為匱匣而今毀之者輔佐之過也芻狗之談其最得

乎其二善曰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結芻為狗也言

天地不愛萬物類祭祀之弃芻狗也然此與談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翰曰芻狗草狗也

解者列於地以祈福其始也被文繡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首樵者取爨亦猶晉盛人

所貴及衰人所弃故咨余軟奴弱弗克負荷善云此談最得其理

漢書曰王尊之子伯為京兆尹軟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負荷齊曰咨嗟也自歎軟弱愆釁善作仍彰不能負荷家國之事使存興也

祭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音波協韻善曰孔安國尚書

傳曰讐過也杜預左氏傳註曰豐瑕隙也威之不建謂為聰所敗而父母遇害也凶播琨自謂也言遭凶禍而遷聲類曰播散也良曰愆過釁瑕仍重彰明也謂忠不能存國孝不能存家是瑕過重明也榮寵數加謂為大尉并州刺史也威之不立謂遭凶禍而遷播也忠隕

于國孝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善曰范曄後漢書世

祖誠馮勤曰能盡忠於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家仁孝杜預左氏傳曰愆失也山河言高深也

毛詩曰如山如河向曰言喪國斯釁善作之

深終莫能磨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

磨滅也郁穆舊姻婉伊婉新婚善曰臧榮緒晉書

求又曰觀爾新婚濟曰郁穆婉婉和美貌姻

親也舊姻謂與謀父舊相親也新婚與謀如兄弟也詩云婉婉新婚如兄如弟也不慮

其敗唯義是敦善無此裹糧攜弱匍匐星奔善

左氏傳晉趙穿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毛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星奔言疾也良曰慮憂

敦勉也謂謀昔不憂敗亂勉力於義提未輟爾

駕已隳五臣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善曰王

曰劉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為鄉導琨來救倚盧未至太原太守高嶠反應聰逐琨琨父

母年老不堪牽馬步擔不免為泥所害何法盛晉錄曰劉粲悉害謀父母三孽謂琨之兄子也

張晏漢書曰孺子為孽一曰劉聰劉曜劉粲

也班固漢書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木斬而復特生喻魏齊韓滅而復更生也何休公羊傳註曰孽猶樹之孽生者也向曰輟止

墮壞也爾之來駕未止亂賊已壞我家也二族謂琨謀兩家俱被滅亡也三孽謂劉聰劉曜劉粲等作亂同是一

宗故並根也長慙舊孤永負冤冤善曰結

上二句也舊孤謂三孽也冤冤謂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琨遣兄子演領兗州石勒圍演於三臺突圍得免後演治稟丘遂不守兄少子及演妻

未能復父之讐也是負冤魂也是負冤魂

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

柔條修罕善曰孤幹孤生之竹以喻謀宋玉笛賦曰奇篠異幹王逸楚辭註曰伴侶

翰曰亭亭孤直貌以喻謀幹謂桐竹也綠葉柔條言才能

朝採爾實夕捋爾竿協韻公竿翠

豐尋逸珠盈椀善曰字林曰竿木挺也豐尋言節長盈尋也說文曰豐滿也應

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珠即以喻德也逸謂過於衆類盈椀言多也

尋長逸置也珠桐竹實也言謀道德之多採取盈椀椀小器琨自喻也

憂急用緩逝將去矣善作庭虛情庭虛情五臣作憤滿

去謂之匹磾之所也毛詩曰逝將去女白虎通曰哀痛憤滿

令緩往將去我矣使憤虛滿伊何蘭桂移植善

此二句茂彼春林瘁此秋棘善曰春林以喻匹磾秋棘琨自喻也

曰蘭桂喻君子也言謀為匹磾左右是茂弃琨而去是病也

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善曰鳥謂鳳以喻謀也毛詩曰肇允彼桃

不棲非竹實不食括地圖曰鳳皇食竹實

曰有為喻謙也言鳥不暇休息於此永戢東羽

桐竹喻賢明之君也棲食喻食祿也

翰撫西翼善曰戢斂也翰高飛也翰曰東謂

我之敬之廢歡輟職善曰毛詩曰我之懷矣又曰敬之音

往四美不臻善曰呂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

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美也左氏傳仲尼

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曰言

說者情之導也王肅曰所以導達其情也毛詩

曰之子于征四美音味文言也良曰暢達臻

至也音聲為賞識者所奏滋味以殊異而珍重

文章之作以明其言其言之作以達於神之子

謂謀也自謀之往無相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

知不復至此四美也

卷莫啓幄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隣真也光

光段生出幽遷喬善脫此資忠履信武烈文昭

善曰澄醪絲竹謂音味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

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談賓謂文言也臧榮

緒晉書曰鮮卑段匹磾自號大將軍揚雄侍中

箴曰光光常伯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

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升喬寵以蕃傳

閑居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漢武帝贈故朱崖

太守董廣詔曰伐叛柔服文昭武烈曹植令曰

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向曰醪酒也生塵

不執玩也啓開也幄帷帳也談賓辯論之賓自

謀之去更不為酒樂書談之事是孤闕我隣近

之德也銑曰段生段匹磾也言能資履

忠信明盛文武之道也烈盛也昭明也

旌善曰孟子曰夫招大夫以

旌弓駢駢與馬翹翹善曰孟子曰夫招大夫以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遠也
毛詩曰駢駢角弓毛萇曰駢駢調利也翰曰
旌旗也駢駢調乃奮長縻是轡是鑣何以贈子
弓貌輿車也

竭心公朝何以叙懷引領長謠善曰廣

文曰鑣馬勒傍鐵也毛詩曰何以贈之鸛鳴賦
曰苟竭心於所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
廢於公朝也左氏傳云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
望曰庶幾乎濟曰奮振也長縻喻厚祿也以
厚祿縻謀使控鑣轡而往也贈子謂贈謀言也
竭盡也令盡心公朝也叙懷叙已懷也引領謂
延頸望謀而長歌也

重贈盧諶五言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

無奇略以常詞酬琨張陳以激諶素
盡復有此贈勸諶欲共輔晉室也

劉越石

握中有懸璧五臣作 善曰懸璧縣

喻謀也琴操卞和歌曰攸攸沂水經荆山兮穴
山采玉難為功兮孔安國尚書傳曰璆玉也

向曰玄璧瑞玉也荆山出玉惟彼太公望昔在

渭濱叟平聲協韻 善曰史記曰太公望以漁

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編為卜田于渭之陽將
大得非龍非鸞非熊非羆非得公侯天遺汝師

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
荅賓戲曰周望兆動於渭濱

叟老也太公隱釣於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

善曰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
既至雒陽以世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

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驩
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
願也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周
易曰同氣相求 銑曰鄧生鄧禹也激亦感也

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
善曰漢書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至平城

為匈奴所圍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
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為曲逆侯

又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如淳曰平城旁
高之地若丘陵者也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羽

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
有頃沛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 翰曰曲

逆平所封地名餘同善注**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

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
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

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犢也司空季子胥臣
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傳寺人披

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
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

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
善曰二伯晉文齊桓

射鉤也 良曰伯 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
長黨朋讎仇也

衰矣矣夫何其不夢周
善曰數子謂太公已下

靜亂故已想之而共遊論語曰甚矣吾衰也久
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向曰撫持也數子同善

注中夜撫枕歎息想得與之同游言我衰矣誰
不能夢聖人周公之徒為我陳策以匡晉室誰

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

丘
善曰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左氏傳曹子臧曰
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

憂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
記異也孔子曰孰謂來哉孰謂來哉反袂拭面

涕泣沾袍 銑曰誰言聖達之人知命無憂苦則孔丘亦抱麟而泣麟瑞獸魯哀時西狩獲之待獵也宣孔子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謚尼字丘名也

不我與去乎若雲浮 善曰家語曰孔子云修事而能建業註曰建功業夕

陽西流喻將老之人也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雲浮言疾也 翰曰琨思復晉室故云功業未立也夕陽謂晚景喻已之老也

繁英落素秋 善曰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西方白也故

日素秋朱實繁花將就而為勁風素秋摧落也喻已事欲立而遭寇賊破敗傾倒也 狹路

傾華蓋駭駟摧雙輶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說文曰輶輶也

濟曰華蓋車蓋也駭驚摧折也 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善曰

漢書註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 濟曰百鍊之鐵堅剛而今可繞指自喻經破敗而至

也 柔弱也

贈劉琨并書 四言五臣 作并序

盧子諒 良曰諒在路被劉聰破遂將妻

子往并州投琨後在段匹碑處

憶琨前恩故 贈此詩也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 善曰傅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

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

罪而言 向曰琨嘗辟諶故稱 諶稟性短弱當故吏從事中郎昔嘗任此官也

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鄭玄

周禮注曰任用也鬼谷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繼本名也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銑曰短弱尪劣罕希也言受性在木闕不尪劣當世希用故任自然以崇退靜

材之資處鴈之善鳴之分善曰莊子行於山中見犬木枝葉盛茂伐

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烹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分謂已所當得也翰曰山水以不材而壽鴈以能鳴而全方之於木則闕其不材比之於鴈則乏其善鳴退不如木進不如鴈也 **卷異遽子愚殊審生**

善曰論語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又曰審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齊善注同 **匠者時時不免饌**仕賓善曰言在木闕不材故匠者時

時在鴈之善鳴故不免饌賓莊子惠子謂弟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顧廣雅曰饌進

食也饌與膳同良 **嘗自思惟因緣**喻已為匹磾時時不免充饌也

運會得蒙接事善曰宋衷保乾圖註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向曰得蒙接事

謂從事 **自奉清塵于今五稔**善曰楚辭曰聞赤中郎也

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

年也向曰奉清塵者言得從 **謨明之效不著**後塵也稔熟也五稔五年也

候人之譏已善作彰明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以彰明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詩序曰候人刺

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兮荷戈與役 向曰候人荷戈於道路之人言我謨明之功不能昭著道路譏謗早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已彰露也

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銑曰大雅君子謂琨也含弘所容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加以待

接彌優款眷逾昵與 去 運籌之謀廁謙私之歡 善曰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翰曰優厚款愛也言待接益厚愛眷逾近參預帷幄之謀得偶私宴之樂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也此之謂骨肉之親 濟曰綢繆相親也旨意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

也同骨肉者謂琨 其為知己古人罔喻 善曰晏以謀為兄弟也 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 良 昔聶政殉嚴遂

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糜 善作 軀不 曰言知己之道古人無有比也

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庶 五臣作度 善曰史記為事滌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恐誅亡去游至齊因為聶政言曰竊聞足下義甚高臣之仇韓相俠累欲使人刺之終莫能就聶政乃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而求為報秦王者荆軻遂見太子太子曰

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關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荆軻曰誠得樊將軍首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

見臣臣乃得有以報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

為意氣劓頸楚辭曰子胥諫而糜軀比干忠而剖心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良曰聶政荆軻刺客也同善注二人皆以意氣相感糜爛其身亦不悔矣雖無上聖達節可謂不失法度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

委身之日夷險已之

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

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傳註曰已猶决竟也銑曰苟且也言且曰有情之人誰能不思恩也委身之日謂事琨時也夷平已與也言平險與之同也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牧迹

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墨翟垂

涕

善曰役謂別駕也對琨故謂之外嵇康幽憤詩曰事與願違遘茲淹留廣雅曰違背也論

衡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淮南子曰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翰曰忝辱也外役謂事匹碑去琨之左右也收跡府朝謂琨為司空三公有府朝也楊朱見岐路乃歎曰本同末異人亦當然故興哀也墨翟見素絲而泣曰入玄則玄豈直絲染人亦有焉諶言不能遂初始之情而變也分

垂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于

善作茲亦

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歔哉

善曰鄭注曰致猶會也廣雅曰迫急也楚辭曰泣歔歔而沾衿王逸曰歔歔啼貌也濟曰歔息也言自古分離事皆然至於感傷之道有逼迫於此者何必視岐路覩素絲而後悲哭也奚何也歔

也歔悲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

增眷善作眷戀善曰先謂謀父也今謂琨也

謂亡者今遇謂見遇者感念良曰先情易曰書不盡言言

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

况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

善曰周易繫辭文何曰書本非能盡言言本

不能盡意况有不得至於盡者言有深心於琨

也不勝猥懣莫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

美亦以據其所抱而已善曰廣雅曰猥衆也王

固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東觀漢記

陳元上疏曰挾瑕摘豐掩其弘美抱或為把

銑曰猥懣猶煩怨也貢獻揄引揚說據舒也言

不勝煩怨敬獻此詩不足引說大美之事但舒

其所抱蘊結而已弘大也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

之音慰其違離之意善曰左氏傳王使富辛如

日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

恩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竊侍於下風幸聞咳

唾之音也翰曰遂行錫賜也咳唾則所謂咸

之音謂幸琨答詩慰此離闊之意

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善曰樂動聲儀曰

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

珠濟曰咸池堯樂北里紂樂夜光寶珠也言

現能酬詩是以雅樂寶珠而報其淫聲魚目也

謀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謀死罪死罪善曰左氏

濟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

斯雍至止伊順善曰皇謂懷帝毛詩曰濟哲維商爾雅曰紹繼也又曰熙興也

韋昭漢書註曰弛廢也蒼頡篇曰闡開也韻謂德音之和也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向曰濟深哲智振舉弛解雍和伊是順從也言懷帝有深智之德能紹興晉統舉其已解之綱開

先帝之遠風有來至三台摘朗四岳增峻善曰

者皆和順而從之漢書曰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色

齊為和不齊為爭說文曰摘舒也尚書帝曰諮四岳春秋漢含孝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

台與能同銑曰三台星名也其色齊明則君臣和四岳諸侯也峻高也言伊陟佐商山甫翼

周善曰尚書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也翰曰

伊陟殷賢臣也仲山甫周弘濟艱難對揚王休

賢臣也佐翼謂輔弼也善曰尚書王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毛

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濟曰對答休美也賢者能大濟艱難之

事答揚王之美命也苟非異德曠世同流加其

忠貞宣其徽猷善曰言琨之德苟不異於昔賢雖復與之曠世若同一

流也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

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毛詩曰君子有徽猷良曰徽美猷道也且非異德謂琨與伊陟山甫

不異雖遠代若同一流又加伊謏陋宗昔遘嘉

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善曰爾雅曰遘遇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

往事左氏傳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與君累世通家

向曰陋宗謂卑陋之姓婚姻謀妹嫁義等休戚

好同與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善曰左

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諧和也說文曰契大約也

契憂也言相為好憂美與廢皆同之王室喪師

私門播遷善曰喪師謂為劉聰所敗也左氏傳

國之師法言曰屈國喪師戰國策曰破公家而成私門列子曰岱輿負嶠二山沉於大海仙聖

播遷者巨億計也聲類曰播散也銑曰王室

奔現望公歸之視險勿艱善曰左氏傳晉趙孟

如通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翰曰謂望現歸之也將輕忽其艱險茲

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善曰阻

顛謂謀父為劉粲所害也翰曰中路阻顛謂

被賊害父母也仰悲父母遇害之事乃身之過

也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善

鵬鳥賦曰大鈞播物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

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辰良鄭玄儀

禮注曰遂猶因也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莊子老聃謂崔曜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杜預左

氏傳注曰俛俯也濟曰大鈞造化也載則運

移也言造化則移良時日月之度迅疾如俯仰

之間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為疇曩

其五善曰毛詩曰借曰未知蒼頡篇曰昨隔

日也爾雅曰曩久也良曰感傷今時思昔在

者彌踈

善曰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踈良曰伊是逝往也疇曩是何自問也言

已往之事大理

温温恭人慎終如初

善曰恭人温温恭人慎終如初謂現也毛

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老子曰慎終始則無敗事

銑曰温温寬柔貌終始如初不變易

也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

六

善曰遺音謂謀父之言也窮孤謀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范曄後漢

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省浮費賑卹窮孤樛木喻現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翰曰遺音

謂現先遺謀詩有憂恤之意樛木枝下曲妙哉者蔓葛依此敷布也謀自言附現而起也

蔓葛得託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

質非荆璞

善曰妙猶微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歟

玄周禮註曰侔等也韓子曰楚卞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也濟曰妙哉歎

美蔓葛得託樛木之上不雲布謂踈薄也不星燭謂不光明也侔齊也卞和獻玉之人因以為

玉名言蒙現奉承齊卞和之眷同充良用乏驥玉而我之質非荆山之璞也

驥

其七 善曰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簡子杜預曰郵無恤王良

也充與郵古字通良曰尤良王良也衛太子所親之臣驥驥駿馬也言我受眷顧同王良才

用乏於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駑猥方駕駿

珍 善曰方言曰凡相被飾亦曰獎禮記曰凶年乘駑馬廣雅曰駑駘也許慎淮南子註曰猥

摠凡也西京賦曰方駕授養鄭玄儀禮註曰方併也駑以方駿猥以方珍也賈逵國語註曰珍寶也向曰駑猥惡馬也以喻已也駿珍喻賢

良也方齊也言奉眷親厚得方駕賢良同游也

弼諧靡成良謨莫陳無覲冀狐趙有與五臣八

善曰尚書曰謨明弼諧五臣之從晉文猶謀之事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與彼五

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註曰覲望也左氏傳曰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

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此五臣也銑曰弼

輔諧和也輔和之道不成良謀妙策無可陳述

五臣奚與契闊百罹五臣作羅善曰言五臣

何故敢與五臣契闊逢於

百罹毛詩曰死生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百

離毛萇曰離憂也離一作罹翰曰奚何也百

羅謂百憂也言五臣與文公同契

闊憂苦亦同我與現身經危難也

身經險阻足

蹈幽遐善曰言已與五臣同也左氏傳楚

子曰晉侯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義由

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善

曰分猶節

也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也漢書

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計願子勿辭毛詩云

文選二十五卷

三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濟曰昵近也言

蒙親愛委心於昵同於兄弟故云匪他

昔在暇

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狹善作

是節士善曰孟

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也言昔日以意氣而

殞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薛君韓詩章句曰

尤非也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刎頸

八

其

五

臣

契

闊

逢

於

百

罹

善

曰

言

五

臣

契

闊

逢

於

百

文選二十五卷

三

八

其

五

臣

契

闊

逢

於

百

罹

善

曰

言

五

臣

契

闊

逢

於

百

達任其所止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趨舍不同喜怒不等趨猶向也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修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志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向曰趣進舍止也言進止之理不能激射而取也但任窮通於此而止謂止於

由余片言秦人是憚
善曰史記秦匹碑處也

寥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也

銑曰由余戎王臣也使秦怪穆公宮室壯大也憚難

日碑效忠飛聲有漢
也而穆公難之以修德也

善曰漢書曰金日碑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日上卧未起從外入日碑奏厠心動立入坐内尸下何羅裹白丹從東廂上日碑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

翰曰效呈飛忠孝之聲於漢此喻

匹碑栢栢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

其十一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匹碑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栢栢漢書曰陳遵張

竦為後進冠小雅曰牧臨也尚書曰有夏昏虐民墜塗炭濟曰栢栢武貌撫軍謂匹碑為撫

軍將軍幽州牧冠謂在衆賢上也塗泥也炭火也百姓遭亂如陷墜於泥火之中而匹碑能濟

彼塗炭也**塗炭既濟寇挫民阜**善曰周禮曰以阜人

良曰挫**謬其疲隸授之朝右**善曰朝右謂別駕

擢也

堂為汝南太守教授史曰其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也向曰謬誤也右上也疲隸惡賤謀自

比也言誤以我為別駕**上懼任天下欣施厚實**

祇高明敢忘所守善曰漢曰武帝制

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毛詩曰高朗令終鄭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也漢書谷未曰有守者循其職也銑曰祇敬也高明謂匹碑也言實敬之不敢忘其職守相彼反哺

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恐斯心善曰毛詩曰相聲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也斯心謂謀父母見害之心也晉語國人誦共世子曰是人斯而有是是也翰曰相視也視鳥鳥猶能每

友哺誰是人而能忍此父母之讐而無心者每憑山海庶覲高深善曰山海以喻現也李斯上書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翰曰憑依覲見也高深謂現也言每依山海庶得相見也

遐眺存亡緬成飛沈其十三善曰韋昭國語視也緬遠也言視存亡之理遠然成其飛沈眺望也

長徽已纓逝將徒舉善曰韋昭國語視也緬遠也言視存亡之理遠然成其飛沈眺望也長徽已纓逝將徒舉

去收迹西踐街哀東顧善曰長徽已纓謂被匹碑所辟類乎微纏之繫

於已也周易曰繫用微纏說文曰纓繞也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良曰微索也逝往也言往將移舉收彼西踐之跡街悲哀在東而顧也

曷云途遼曾不咫尺步豈善曰賈逵國語註

不夙夜謂行多露其十四善曰賈逵國語註夜謂行多露然貞女以露多而不往喻已懼威而不行向曰曷何遼遠也言何云途路之遠我心為咫尺步之間也豈不能早夜而

行恐彼多露濡已畏匹碑疑其二心也縣縣女蘿施于松標必遙切善曰女蘿自喻松標謂現也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

松柏廣雅曰標末也銑曰縣縣長貌女蘿喻已弱而附於匹碑也松標喻匹碑也

稟澤洪幹晞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織質

承此衝飈與十五善曰說文曰翰本也楚辭

乾也飈喻亂也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

翰曰稟受也豐茂操執也織質謂微能也衝飈

謂機要之事也言持已微織質是微衝飈斯值

能恐不堪衝機要之事也物之粗者也可以言論者

誰謂言精致在賞意善曰莊子曰可以言論者

物之精者也鄭玄禮記註曰致之言至也濟

曰寔是值逢致至賞識也言誰謂我精麤至在

識意不見得魚亦忘厥餌善曰餌猶筌也莊子

也得魚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遺其形骸

而忘言良曰餌釣上食以引魚也遺其形骸

寄之深識與十六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也

而未曾知吾兀者也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

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王命論曰淵然

深識向曰言我遺喪形骸先民五臣頥意潛

投之遠識深識謂現之意也先民作人頥意潛

山隱几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爾雅曰頥養也

其偶也良曰先人謂古人也頥養也仰熙丹

崖俯澡綠水無求於和自附衆美善曰說文曰

燥也莊子曰古之治道者智與恬交相養而和

理出其性又曰無不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

而衆美從之良曰熙慘也澡浴也言如此之

人不和於人而人自和不附於美而美自附

慷慨遐蹤有愧高旨與十七善曰言心慷慨

違故有愧高旨良曰慷慨歎也歎此遐遠爰

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善作一轍曰

謂琨被謗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琨詩懷帝
王大志莊子仲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之肝
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註曰肝膽喻近也楚越
喻遠也同大觀謂琨也鷓冠子曰達人大觀乃
見其符文子曰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爲一同
也淮南子曰萬殊爲一也良曰異論謂有說院
琨於匹礪楚越兩國名喻遠也言平生親近之
心遂爲阻遠琨常懷大觀之理萬端爲一轍也
死生既齊榮辱奚別善曰列子楊朱曰生齊死
仲宣七釋曰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也良曰
曰以大觀之道則榮辱死生齊而無別**處其玄**
根廓焉靡結真十八善曰廣雅曰玄道也張
根作於太始莫與爲先廣雅曰廓空也靡結謂
體道虛通心無怨結也翰曰玄根無形類自
然之根廓空也處此**福爲禍始禍作福階**善曰
玄根體空無結閱也

常也韓詩曰利爲用本福爲禍先越記曰禍爲
福先福爲禍堂濟曰禍福相生遞爲階始
天地盈虛寒暑周迴善曰言物極必反也周易
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良曰萬物滋繁
爲盈枯槁爲虛寒盡則暑來終而復始故言周
迴也**夫差不祀釁在勝齊勾踐作伯祚自會稽**
善曰以喻聰也史記曰吳王夫差北伐齊敗於
艾陵越王句踐敗吳王自剄越滅吳以喻琨也
又曰句踐已平吳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九命
爲伯向曰吳王夫差敗齊於艾陵而驕爲句
踐所滅故曰不祀釁兆也亡國之兆在於破齊
句踐先爲夫差不祀釁于會稽而今之滅吳也
是棲會稽謂滅吳之福也祚邈矣達度唯道是
福也言琨亦當興復晉室也

叔形有未秦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善曰

達度亦謂琨也何晏論語註曰泰自縱泰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毛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國語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奉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也銑曰魏遠也遠矣美現也杖據也言據道而行形體謂人所屈神智則無不通矣川流謂不閼也淵量喻其深也

上弘棟隆下塞民望
與二十 善曰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鄭玄禮記註曰塞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翰曰琨能興復晉室上大夫國家梁棟下滿萬人之望也

贈崔溫

五言 善曰集曰與溫太真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真又

曰崔悅字道儒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

京路

善曰毛詩曰俟我於城隅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曹植蟬賦曰始遊豫

乎芳林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良曰隅城角也眺遠視也沙漠流沙也垂邊也舊京洛陽

也洛陽被燒破故云舊京 **平陸引長流岡巒**

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霧

善曰厲疾貌也向曰陸

平地岡巒山也挺拔厲作迅疾也飈風也山阿山曲也 **游子恒悲懷舉目**

增永慕良儔不獲借舒情將焉訴

善曰漢書高祖曰游子悲

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為懽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銑

曰謀旅宦幽州故云游子借俱也恨不得與嶠悅等俱將也 **遠念賢士風遂**

存往古務朔鄙多俠氣豈唯地所固

善曰楚辭曰伊思兮

往古爾雅曰朔北方也鄭玄周禮註曰都之所居曰鄙漢書曰趙地北通燕涿高氣勢也

日賢士風謂古之良將之風也務取也鄙邊也言朔邊非但有游俠之氣亦地之堅固

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

善曰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

鴈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

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說文曰懷念思

也 趙奢正疆場亦秦人折北慮

善曰史記

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救之大敗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左

氏傳曰疆場之患一彼一此 濟曰趙奢亦趙將疆場趙之邊界奢守趙界秦軍自摧無侵北

之慮 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

善曰左氏傳齊侯使敬仲為卿

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又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良曰謀自云

寄客於匹磾蒙寬容之政 恨以駑蹇姿徒煩非得委身事之是與時遇也

善作 子御 善曰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

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大蕃息非與飛古字通

向曰非子蒙造父之後善御者謀自言我鈍駑之姿徒勞善御者御之御者以喻其匹磾也

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暇收

民譽 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又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

也 銑曰弛廢也黔庶人也譽聲美也言廢負擔之役忝職理人且免罪至身而已何有容暇

以收人之美聲也。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善曰漢書

左內史時裁闕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

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

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屬不絕也。何武不赫赫

遺愛常在去。善曰殿後最先也。何武字君公為

後常有遺愛為人。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

思之赫赫盛貌。善曰鄭玄禮記註曰素

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善曰鄭玄禮記註曰素

倪寬何武希望也短弱謀自謂也有素謂素有

仁厚之性敷布也二子崔温也以知我情故有

辭此。答魏子悌。五言。向曰魏子悌亦

為劉琨從事與謀同官。盧子諒。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

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

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

施非一人之力。堯曰腋在肘後。銑曰崇高

幹枝也為高臺非一木之枝而就狐腋下皮白

堪為裘然為裘非一狐腋之能成喻為國亦資

衆賢之力。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善曰班固漢書

定天下縉紳之徒騁其智辯並成大業。遇蒙時

翰曰成大業者資衆賢以成大功也。來會聊齊朝彥跡。善曰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

來。翰曰朝謂琨府朝也彥謂悌也。顧此腹背。言我蒙遇其時得與悌齊跡事琨也。羽愧彼排虛翮。善曰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

也船人孟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
 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右千人何謂不好
 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
 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
 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
 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翰曰甚自言我腹背之
寄身蔭四岳託好憑三
 益善曰書帝曰咨四岳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
 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濟曰四岳諸侯謂
 劉琨匹礪也三益友謂悌也 **傾蓋雖終朝大分**
 言我寄身於謀得託於悌也
邁疇昔 善曰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
 與賓卿書曰開廓大分綢繆恩信左氏傳羊斟
 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良曰昔孔子遇程子於
 途雖傾蓋而語終朝至於大 **在危每同險處安**
 論分義我與悌過於昔人

不異易 協韻以 **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 善曰
 赤切 易夷

易也王隱晉書曰惠帝以敦煌土界闊遠分立
 晉郡又曰晉昌護匈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段
 匹礪為此職謀在礪所難斥言之故曰晉昌也
 晉中興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自代飛狐口奔
 安次也 向曰晉昌郡名為石勒所攻飛狐塞
 名嘗為賊所得劉琨與謀悌往伐之為賊所敗
 奔安次故云同 **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 善曰
 險易厄難也 毛詩

曰死生契闊左氏傳晉公子重耳謂楚子曰晉
 楚治兵以與君周旋 銑曰契闊厄難也周旋
 相追逐言恩義 **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 善曰
 之道自此深厚 燕丹
 子曰士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匹礪辟謀
 為幽州別駕故曰本州之役論衡曰王充以章
 和二年罷州役 翰曰言我不因鄉曲之美譽
 而謬充此幽州別駕也 謬承郡人承郡屬幽州

故云本州役也 **乖離令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神通**

匪曰形骸隔 善曰毛萇詩傳曰惕惕猶切切也楚辭曰衆人莫可與論道非精神

之不通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齊曰悲今別離欣昔同聚令我情之 **妙詩** 驚懼也然理迹苟通不以形遠而為隔也

申為好清義貫幽蹟恨無惰侯珠以酬荆文璧

善曰小雅曰蹟深也淮南子曰惰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韓子曰楚人卞和得

璞玉於荆山之中文王即位乃使理其璞得寶馬命曰和氏之璧傳玄豫章行曰琅玕益金匱

文璧世所無良曰篤厚悌之贈詩申其厚好義貫幽蹟言我恨無美才如惰侯珠以酬悌之

妙詩如荆文之璧也

荅靈運 五言

謝宣遠 向曰靈運先寄愁霖詩於瞻故有此荅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

五臣 **已盈** 善曰何敬祖雜詩曰閑房來清氣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箒清有餘也軒

也蜀都賦曰高軒以臨山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 銑曰霽晴也軒門扇也盈滿

也言月露之色太盛盈滿內外也 **獨夜無物後寢者亦云寧** 善

孫卿子曰是謂以已為物後也 銑 **忽獲愁霖** 日無物後謂無事役已也寧安也

唱懷勞奏所誠 善作成 善曰靈運愁霖詩序云示從兄宣遠 翰曰愁霖謂

靈運所寄也懷勞謂思勉勞書其懇誠也 **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

善曰魏文柳賦曰行旅仰而廻眷毛詩曰眷言顧之濟曰靈運既歎行旅復深眷戀於瞻

伊余雖寡慰殷憂髮為輕牽率酬嘉藻長揖愧

吾生善曰長門賦曰伊余志之慢愚今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左氏傳智伯曰吝率

老夫以至於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曰僉曰吾生

明德惟允良曰慰安也言我情雖少安為得靈運詩殷憂之情髮為輕也生有德之稱也言

雖牽率酬其所贈然揖靈運之德而自愧也

於安城答靈運五言善曰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

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答向曰瞻為安城守靈

運見贈故有此答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逾善作濬華宗誕吾秀之

子紹前胤善曰阮德猷答秦道彦詩曰體直響正源深流清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

貴族必有應斯舉者毛萇詩傳曰誕大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子

于征尚書曰俾克紹前列孔安國尚書傳曰胤嗣也銑曰蔚盛濬深誕生紹繼胤緒也之子

謂靈運也言子孫之賢益宗網繆結風微烟煜族深盛也謂靈運能繼其緒

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靈善作臺與年峻其一

詩曰網繆束薪周易曰天地烟熅萬物化醇演連珠曰肆義芳訊鄭玄禮記註曰訊問也鴻漸

以喻仕進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李願阮彦倫誄曰累土積功以

為雲臺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脛高誘曰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也翰曰網繆經

縣也微善也謂風雅相善也烟熅和氣也芳訊芳言也謂贈詩也漸進也隨事變祿秩進變也

靈臺喻德也言靈運之德年益高峻也華萼相光飾嚶鳴善作悅

同響善曰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

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曰其鳴之志似於求友也齊曰華萼喻兄弟也嚶鳴兩鳥之聲

也言我與爾文章相和亦猶鳥之嚶親親子敦鳴而悅其同聲響也光明也華飾也

余賢賢吾爾賞善曰日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

宗論語曰賢賢易色良曰子以親而厚我賞識也我識爾之賢才也

輝方年一日長善曰言比景後爾先輝方年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也論語

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向曰比光景與汝則在後鮮明方年

我則一日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善長於汝也

辭註曰枝葉早萎痛絕落潘安仁河陽詩曰峻巖敷榮條文賦曰豁若涸流楚辭曰江河廣而

無梁銑曰萎葉涸流自喻也殉五臣業謝成榮條河廣喻靈運之德茂深也

操復禮愧貧樂善曰司馬彪莊子註曰殉營也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翰曰言營事業無成遂本志不克己復禮居貧樂道故

云愧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五臣作曲善曰許子註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

祿足以代其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也濟曰幸會得此祿割符守於履運傷荏苒遵塗

安城安城臨江故云江曲也履運傷荏苒遵塗

歎緬邈

善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張茂先勵志詩云日與月與荏苒代謝

陸機贈馮文熊詩曰遵塗遠蹈又擬古詩曰緬

魏若飛沈良曰荏苒流易也緬邈長遠也言

所履之道長遠也

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

善曰嵇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幹

答劉楨詩曰我思一何篤其愁兼三春向日

布懷抱所敬於靈運也言肇允雖同規翻飛各

我相思為勞實於爾厚也

異槩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樗蟲翻飛惟鳥異槩

謂異量也允槩以平量故言槩而顯量焉

楚辭曰一槩而相量也銑曰肇始允信槩節

也言我初始信與爾同規摹及騰舉之節各異

也 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 善曰宣遠為安城

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也毛詩曰京畿千里

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 翰曰承明殿名迢遞

遠貌窈窕深也 尋塗塗既睽即理理已 五臣對善曰外

是塗睽也賢愚異任是理對也 濟曰 絲路有

賢者處內不賢者居外亦理之相對也

恒悲矧迺在吾愛 善曰淮南子曰墨子

以黑揚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可以南可以北又

絲或為蹊也 良曰楊朱墨翟感於素絲岐路

高遠違方往有吝歲寒霜雪嚴過半路愈峻臣五

作逾峻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豈不識宏大羽

翼不相儀郭象莊子註曰亦猶鳥之自得於一

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言位高而愈

懼也莊子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

曰或謂秦王曰日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未

路之難也 銑曰言我豈不知高遠之美材德

不及違常而往恐有悔吝歲寒喻老也半路謂

五十已上也逾益峻難也年老至是其情益難

也 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 善曰庾元規讓中

書表曰量已知弊

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晏

子春秋曰上士難進而易退也 銑曰量其已

材薄劣畏其友朋故 行矣勵令散寫誠酬來訊

難進而勇於退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

曰賓寫爾誠曹植與吳重書曰得所來訊文采

委曲 向曰言勉汝善道寫我誠心

以酬其來問也言此以相誠酬對也

西陵遇風獻康樂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

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

玄禮記註曰獻猶進也又曰 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齊曰惠連是靈運弟尊之故

云獻也西陵蓋所居之西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

無歇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善曰許慎淮南

子註曰裝飾也

楚辭曰吉日兮辰良蜀都賦曰漾輕舟楚辭曰

陶嘉月兮總駕騫玉英兮自修爾雅曰陶喜也

翰曰指擬趣向也成裝謂裝束成就也候待也

良辰安靜無風時也漾舟泛舟也陶樂也嘉月

謂其春 瞻塗意少悵還顧情多闕 善曰

月也 韋昭漢書註

曰悰樂也良曰哲兄感此匹別相送越垌林

闕謂關常情也善曰兄謂靈運也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

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毛詩曰有女此離慨其

嘆矣毛萇曰此別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飲餞

日林林外日垌銑曰越度也

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

迴塘隱艫棧曳遠望絕形音其二善曰毛詩

後漢書曰郭伋遂止野亭韓詩曰眷眷懷顧孔

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南都賦曰分背迴塘說

文曰艫船頭也韋昭漢書註曰棹楫也齊曰

袂袖也湖水曲也水南曰陰留子謂靈運往也

行客惠連自謂也悽悽眷眷悲戀貌迴塘曲岸

也艫舟也棹楫也言舟隱曲岸望聽不見其形

音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悲遙但自弭路長

也當語五臣誰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楚

而自弭杜預左氏傳註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

當語誰濟曰靡靡行貌戚戚憂傷也既就長

路憂傷而抱遠悲弭止也言行行道轉遠去去

悲久但自止無人可語之也

情彌遲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韓詩

翰曰行行道雖遠想戀之昨發浦陽今宿浙折

情遲遲然不能絕也

江湄其二善曰酈善長水經註曰浦陽江水

導源烏傷縣而經上虞縣孔安國尚書傳

曰水北曰汭晉灼漢書註曰江水至會稽山陰

為浙江郭璞山海經註曰今錢塘有浙江良

日浦陽浙江皆江名也汭屯雲蔽曾嶺驚風涌

之交入也湄水岸也

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善曰毛詩曰零

雨其濛銑曰

蔽障也曾巔高山也飛流謂浪起也落雪言二月半時尚有餘雪灑謂散灑於林木之上也

浮氛晦崖嘯積素惑五臣作或原疇曲汜薄停旅五臣

依作通川絕行舟與四善曰爾雅曰重巘賺也

古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也

魏文柳賦曰行旅仰而廻眷上林賦曰通川過

於中庭魏文帝善哉行曰洋洋川流中有行舟

向曰巘山之險積素謂雪也或亂也積雪之色

亂於原野曲汜窮瀆也謂舟臨津不得濟佇楫

皆停止通流之處絕而不行

阻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五臣興

游歎東睇起悽五臣歌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

雅曰佇久也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

波之患也翰曰津濟度處佇久立也蕭條空

寂貌也氣色少諧和謂風雲錯逆也西矚思積

與兄游故起歎息睇視也妻歌即此詩也

憤成疾痲晦無萱將如何其五善曰韓詩曰

願言思伯使我心痲薛君曰萱草忘憂也萱與

以忘憂也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

三年徐羨之等誅徵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

銑曰顏延之范泰俱為中書侍郎舊園即會稽始寧之園也宋

太祖遣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令仕故有此行也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爰欲還

東山善曰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奔

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琅邪那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

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之志每形之於言

向曰言我辭滿不謂多祿謝病不待老年聖靈偶然與二賢合意輒自免官歸會稽山也

昔廻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飈激烈火縱炎煙

焚玉發岷峯餘燎遂見遷善曰聖靈謂高祖也陸機弔魏文帝柳賦

曰行旅仰而廻眷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

患之出為永嘉太守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疑積尚書曰火炎岷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

于猛火濟曰聖靈謂宋太祖也廻眷謂眷顧於已也微小也謂已小為高尚之志不及宣用

也衝飈謂徐羨之等為亂殺廬陵王弁及賢良故云焚玉發岷峯也靈運時為廬陵王司馬初

被遷永嘉守故云**投沙理既迫如却願亦愆**善餘燎遂見遷也

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

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第但也翰曰言我被遷

既逼迫歸願亦**長與歡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失也愆失也

千仞壑摠轡萬尋巔善曰緣因緣也戰國策蘇曰水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家語孔子曰

善御者正身以摠轡琴賦曰青壁萬尋統曰親愛緣為從頭斷絕也千仞壑謂

江也萬尋巔謂山也言所歷危險**流沫不足險**

石林豈為艱善曰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遊

之以為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
 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
 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石林
 銑曰石林之險山名也以此比所經涉之處此
 未足為閩是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善曰漢書
 艱難也無諸世奉越祀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韋昭曰
 東越之別名也向曰閩中東越之名言彼邊
 不可安處而事蹟兩如直心慳三避賢善曰
 日夜思歸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而已有道則見召無道
 則左遷故云事蹟兩如矢直而已雖遷終無悔
 吝心慳三避之賢韋昭漢書註曰躓頓也謂顛
 仆也說文曰躓跌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
 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楚三去
 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也三避三黜也濟曰
 兩直謂邦無道如矢邦有道如矢三避賢謂太
 祖三徵不就也言我遭困頓亦猶抱二直所以

避三賢 託身青雲上 栖巖挹飛泉善曰陸機詩
曰託身承華

側稽康絕交書曰許由之巖棲翰曰託寄也
 青雲上言所居高也挹酌也飛泉石上泉也

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遭殊方咸成貸微物豫

采甄善曰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
而盪氛昏之徒又以正美之道以康屯遭

之俗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
 貞又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

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迺如遭如沈約宋書曰
 太祖登祚徐羨之等徵靈運為秘書監再召不

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
 就太子曰殊方偏國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

說文曰貸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微物
 能不懷傷悴鄭玄尚書緯註曰甄表也良曰

盪氛昏謂平徐羨之也貞正也言用正美之道
 以安屯難也殊異之方皆成恩施故我微細之

物豫及采錄也甄錄也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拔百纏謂善曰

徵也感深感荷情深也楚辭曰悲靈修之浩蕩何執操之不固應璩與陰中夏書曰體正者則

檢於人質弱者則陋於衆板纏猶牽引也銑曰言我咸慮之深然執操不能堅固體質尠劣

易為板纏也言就徵也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曩基即

先築故池不更穿善曰毛詩曰曾是位廣雅曰款愛也爾雅曰曩久也謂

久舊也仲長子曰築基起功莊子曰相造於水者穿池而養給也向曰曾則也則是還其故

園語往謂昔有此語款然謂款其所欲果木有

曩昔也言昔隱居之處不加其穿築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雖非休憇地聊取永

濟曰所取土石不勞遠引雖非休憇地聊取永

日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善曰毛詩曰且

永引也莊子南榮越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與物

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衛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息陰即息影也牽謂俗

務也翰曰言此故園雖非休憇之地聊取末日閑暇而攝衛自有其常也亦猶畏影之人背

之而走不知就陰而止影也夫子照情素探懷授

往篇善曰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素素猶實也王仲宣詩

日探懷授所歡願辭不顧身良曰夫子謂顏范也言二人明我情之本故探已懷抱寫誠授

所往之篇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善

無可
見羊何共和之
靈運遊名山志

善曰謝

曰桂林頂遠則嶮尖疆中沈約宋書

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

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之文章常

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鏡曰臨海郡名嶠山頂也疆中地名

羊璿何何長瑜此詩與惠連今見羊

何二人可共

和之也

謝靈運

抄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善曰楚辭曰覲與子

別山阿含酸赴修吟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

善曰說文曰吟井田間陌毛萇詩傳曰判分也

毛詩曰彷徨不忍去向曰修長也袂袖判別

也言於中流執袖就顧望脰豆未惰於汀曲舟

別欲去而情不忍也

已隱善曰何休公羊傳註曰脰頸也陸彥聲詩

曰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惰說文曰瘠疲

也瘠與惰通文字集略曰汀水際平也濟曰

脰頸也惰正也汀水岸也言相望之頸未正而

舟已隱於隱汀絕望舟驚棹逐鶩流欲抑一生

歡并奔千里游善曰海賦曰驚浪雷奔言遠別

公孫朝曰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

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翰曰鶩疾也抑止

也并共也言欲止一生日落當樓薄繫纜臨江

之歡共汝奔千里游也

樓善曰纜維舟索也吳志曰更增舸纜謝靈運

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

望湖中右傍長江也良曰纜船

索也日暮栖薄纜船於江樓之上豈惟夕情歛

憶爾共淹留

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

也淹留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况

乃協悲端

善曰潘岳哀永逝曰憶舊歡兮增新

悲歎以分思慮况合秋序乎秋泉鳴北澗哀援

響南巒戚戚新別心悽悽又念攢

善曰爾雅曰巒山墮郭璞

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蒼頡篇曰攢聚也

於心攢念攻別心旦發青谿陰暝投剡中宿

明登天姥

善曰楚辭曰夕投宿於石城漢

曰剡縣有天姥岑書曰會稽有剡縣吳錄地理志

行歷處也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

善曰孟子

高參天入雲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潘

謂迷舊路也可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

善曰

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酬從弟惠連

五言 銑曰酬報也報

謝靈運

前西陵遇風獻詩也

寢瘳謝人徒滅迹入雲峯

善曰爾雅曰瘳病也

謝時人之眾滅迹入於雲峯也峯山也

巖壑

巖壑

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

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曾善曰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鄰

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應亨古詩曰濟濟令弟史記蔡澤曰披腹心濟曰巖壑山水也歡

愛謂惠連也寄情山水與爾隔音容也翰曰言無敢望有識我心者長懷代人無有堪與同

事未衰也衰老始得逢令弟心曾既云披意得聞解我心宵也令弟謂惠連

咸在斯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夕慮曉月流

朝忌曛日馳善曰莊子善卷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說文曰帙書

衣也王逸楚辭註曰曛黃昏時也良曰散帙謂開書帙也相問古今所知之事欣然相樂朝

夕不疲畏日月之流馳忌畏也曛日晚也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

也莊子曰禍福相生聚散以成銑曰以言悟相對無厭息也然人理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

有聚散遂成分離也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

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傾想遲去嘉音果

枉濟江篇善曰爾雅曰延長也遲猶思也果猶遂也向曰西川即惠連別處也東

山靈運所居也言迴別之光景歸於東山也遲待也傾心待爾音信果然與我詩也濟江篇則

惠連與靈運詩也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善曰家語孔

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洲渚既淹時風

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猶復惠來

章祗足攬余思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善曰

廣雅曰務遠也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
 京華游俠客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詩
 曰胡逝我梁祗攬我心陶喜也楚辭曰陶嘉月
 兮總駕騫玉英兮自修濟曰務趣也言觀詩
 之趣但合遊宦之路不存意山谷也惠我之詩
 祗足亂我之志果歸言惠連別時有歸言也此
 言如果當共暢**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善曰
 樂暮春之時也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也**山攄發紅萼**
野蕨漸紫苞善曰爾雅曰攄山柅也毛詩曰言
 采其蕨毛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
 生紫色尚書曰草木漸苞孔安國曰**嚶鳴**善本
 漸進長苞叢生也作鳴
嚶
已悅豫幽居猶鬱陶善曰毛詩曰伐木丁丁
 而不可淫論衡曰幽居而靜處恬淡自守尚書曰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孔安國曰鬱陶哀思

也良曰此時山鳥鳴悅我**夢寐佇歸舟釋我**
 幽居懷汝之情猶哀思也
吝與勞其五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
 嘗相謂曰數日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
 之萌復存乎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向曰佇待也夢寐待之還解我吝恨與憂勞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五

人文選玉五卷

四十一

水玉堂重校



